

【哲学研究】

马克思生活哲学纲领性文本的深耕

杨 楹

摘要: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不是“哲学”,而是“生活”。如此,以现代社会为历史与逻辑起点,以批判“副本”进而批判“原本”、“改变世界”为手段,以“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为目的,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运思逻辑与价值旨趣。基于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批判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为直接性、表层性话语,较为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生活世界论、生活真理论、生活环境论、生活意识形态论、生活感性论、生活主体论、生活心理—情感论、生活本质论、生活方法论、生活立场论以及哲学功能论,生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基本理论面貌,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理论大纲。

关键词:马克思生活哲学;《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5-0110-09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从直接性而言,无疑是马克思揭示与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凸显“新唯物主义”的新特征、新品质,标示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开出独特的哲学路向。如此,对《提纲》的丰富内涵与变革性意义,绝不可仅仅局限于哲学维度,从哲学内在革命的层面,碎片化地加以揭示,而是应该将其置于现代生活的历史语境中,置于生活哲学的架构上,从文本的整体价值取向与运思逻辑上,将之确定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纲领性文本,以此表明《提纲》以极其凝练和浓缩的方式,呈现出马克思生活哲学基本的理论面貌与理论特质。

一、超越“思辨”与“直观”,直面“现代生活”

《提纲》以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为总体原则,以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为其直接论题,揭示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根本上落后于时代,与现代生活脱节,标示着现代生活世界溢出了他们的哲学视域,从而宣告现代生活对传统哲学的彻底扬弃,表明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由此展现出马

克思生活哲学的生活世界论、生活真理论、生活环境论、生活意识形态论、生活感性论、生活主体论、生活心理—情感论、生活本质论、生活方法论、生活立场论以及哲学功能论。如此,《提纲》则可视作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总体性论纲。

马克思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但是,“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①“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②以此而观,无论从内容与方法,还是体系化的形式,都表明传统德国哲学与时代不相容,同时彰显了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应有的关系逻辑。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明确地指出他们的哲学及其哲学批判运动,“都是在纯

收稿日期:2022-03-07

作者简介:杨楹,男,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成都611130)。

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③。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④。如此,马克思指出,对于青年黑格尔运动,“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⑤。马克思在此提出了审视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价值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的要旨就是:必须站在哲学以外的立场,站在现实生活的立场,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反观哲学、确定哲学的性质与品质,从而确立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突出哲学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根本原则。由此表明,哲学存在的价值与命运,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⑥于此,马克思表明,是现实生活终止了“思辨哲学”,而“真正的实证科学”代替“思辨哲学”亦正是应现实生活之需。换言之,从根本上而言,正是“现实生活”终结了“思辨哲学”,是现实生活内在需要“真正的实证科学”,“真正的知识”。

在此,需注意马克思所言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从其对象或内容上来看,则是有别于无主体、无肉身之“观念”及其观念逻辑的“现实生活”,即“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从方法而言,则是有别于“思辨哲学”之“思辨”,突出内蕴着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和辩证法之动态变化性原则的“描述”;从性质而言,马克思指明“思辨哲学”即是关于“意识的空话”,而“描述人们的实践和实际发展过程”“对现实的描述”“描绘出这个能动生活过程”^⑦所形成的则是“真正知识”。如此,马克思的哲学路向,以“现实生活”,即“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原本”,以“描述”的方法终止、取代“思辨”,形成“真正的实证科学”或“真正的知识”,即马克思的“生活哲学”。

再进而言之,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第一命题应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正是

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⑧之真谛所在。如此,马克思从哲学的路线与方法层面,明确生活哲学即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而且从他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⑨。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不再按照传统哲学的理路“做‘哲学’”,成为后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而是改变了“作为哲学的哲学”的黑格尔哲学“传统”,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观念论取向,开启了“作为非哲学的哲学”,即生活哲学新路向,将“哲学”作为生活主体改变现实生活的“批判的武器”。这样,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张力得以生成,哲学的价值归属得以落实。于此,马克思生活哲学展现出其“生活”—“哲学”—“生活”的运思逻辑与价值旨趣。“哲学”最终回归现实生活,为生活服务,从而彰显哲学对生活世界的批判性与建构性。

二、马克思生活哲学之生活世界理论总纲

将《提纲》置于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视域加以重审,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囿于哲学层面,且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条块论之思维定式的影响,将《提纲》分割为实践观、思维观(含认识观)、人本观、社会观(含历史观)、宗教观和新世界观等几块,或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等几个维度对之加以研究。如此,不仅忽略《提纲》十一条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提纲》肢解而丧失其整体性,而且未能突破哲学话语,洞悉马克思对哲学与现代生活之关系的审断,呈现出马克思生活哲学视野中独特的“生活世界理论”,充分彰显马克思立足于现代生活世界所开展的哲学革命所内蕴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不能不说是《提纲》研究最大的缺失。如此,若剥离或穿越马克思的一系列批判性话语,直指“现实生活”之逻辑,《提纲》无疑构成了马克思生活哲学之理论大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度把握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天才世界观,即“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所蕴含的真义。^⑩

对《提纲》第一条的研究,若主要着力于马克思揭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局限性和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从根本上而言,并未把

握住第一条之深刻要义。第一条,从直接性来看,马克思首先指出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时,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则对“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那么,为什么费尔巴哈哲学会受制于其“直观性”,黑格尔哲学停滞并囿于“抽象性”?这才是马克思所要揭示的根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换言之,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本质上是外于以现代大工业为基础而生成的如火如荼的现代生活的。于此,充满着革命性、实践批判性的现代生活,是费尔巴哈充满“直观性”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抽象的唯心主义所无法涵摄与面向的。

以工业革命为发轫的现代生活的生成,客观上突出了劳动、生产的本源性和基础性的地位,使得现代生活世界有别于必然性、稳定性、自然性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呈现出偶然性、变动性、人为性等诸特征。马克思以“破坏了”“无情地斩断了”“抹去了”“撕下了”等具有断裂性的语词,具体表征现代生活本身所内蕴的“革命性”和“实践批判性”特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描述,现代社会因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⑩。于此表明,新产生的现代生活世界,即由“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⑪。

面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事实,即面向与传统社会迥异的现代社会,尽管黑格尔是“认真地把握英国工业革命的唯一德国思想家;也是在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和哲学及辩证法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人”^⑫,然而,“他的推理方式是从天国而来,又采取了一种穿越特殊性事件并在自身的显现中删除或掌握显现的直觉的形式。黑格尔世俗化观念中特定的基督教维度,在对观念的实现和世俗化以及纯粹的圣子之现

形的扶持中被丢弃。这样,哲学也就被成功地宣指为一种后基督教的理论,由此成为了所有人类的事务,其任务即在于为‘观念王国’奠基”^⑬。正如乔纳森·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唯心主义,在其最后的黑格尔形式中,懂得了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将自己局限在思想的发展之中。”^⑭如此,黑格尔哲学虽然具有其“历史感”,但是依然囿于观念论而停滞于“抽象性”,其哲学未能真切地涵摄现代社会的丰富性,这样,现代生活无疑必将黑格尔哲学归遗于历史红尘之中。

同样,费尔巴哈执着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教批判,试图将其不能统摄的现代生活世界纳入其哲学体系,然后,终因其直观方法论的局限,费尔巴哈及其哲学很快被现实所遗弃。恰如雅克·阿塔利所评价的那样:于 1856 年,“作为卡尔曾经的导师,他的第一个偶像,同时也是他的第一个对手,费尔巴哈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巨著《希伯来和基督教来源神统》,在这本书里,他竭力使自己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宣扬的人文主义与《宗教的本质》中提倡的自然主义相一致。‘人类把并不真正存在,但他们又渴望其存在的事物当成他们的上帝,或者说这些事物就是他们的上帝。’这本书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可怜的费尔巴哈,属于他的时代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一去不复返”^⑮。以至于马克思将新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呈给费尔巴哈时,晚年的费尔巴哈也只翻阅到 160 多页便不再有兴趣深入了解其中马克思所展开的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批判性研究。

马克思正是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置于充满着革命性、实践批判性的现代生活的历史语境而加以审查与反叛,从而表明其落后于现代生活,是旧时代的哲学。如此,马克思从“哲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视角,确立以“现实生活”为根本尺度与原则,强调“哲学”必须在现代生活面前为其存在的合法性予以辩护,并由此标明以革命性、实践批判性为内在本质特征的生活世界论,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所直面的绝不是抽象的观念王国,亦不是彼岸世界,而是现代生活世界。这就为马克思生活哲学确立了现实的历史起点。

如此,《提纲》第一条正是以“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为历史基点,让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都外于它,从而深刻表明正是现代生活终结了传统哲学。新的生活世界需要新

的哲学。新的哲学揭示新的生活世界图景与本质,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独特的现代生活世界观。

对于《提纲》第二条,若仅仅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结论,不仅大大弱化和消解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内容,更为严重的是扭曲了马克思这一判断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生活价值,因为这一理论结论仅仅将马克思此论断置于认识论的构架中,尚未自觉地置于生活自身的历史性生成与建构中。为此,首先不能把“人的思维”简单化而等同于“人的认识”,因为“人的认识”仅仅是“人的思维”的具体功能化。“人的思维”应该是主体性与客体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其运行特点而言,具有诸如抽象性、想象性、创造性、建构性、主体性与主观性、客体性、客观性等诸多属性;就其结果而言,“人的思维”表征为一定的判断与推理,以及依据一定的判断形成的观点、学说和理论。在此,马克思围绕“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即着力于“思维”内容的客观性与真理性而展开讨论,并非停滞于抽象的认识层面,而是直指经由“人的思维”而提出关于建构新型生活的主张、学说或理论,是仅仅遵循主体的尺度、按照主体的主观意愿抑或按照理念逻辑而先验地筹划与设定,还是遵循生活历史嬗变的逻辑、依据生活主体的历史生产能力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真理观,即“主观真理观”和“实践真理观”。但无论是主体主观真理观,抑或主体实践真理观,都可以很明确地判断马克思于此所讨论的绝不是“认识真理论”,而是“生活真理论”。

基于此,马克思首先从性质上对“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以其独特的“不是……而是……”之否定而肯定的句式予以确认,“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由此,开启了马克思“生活真理论”。^{①7}

在此,马克思确认“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本质上即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之真切的内涵,予以进一步地阐释。对此,他指出,“人应该在实践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与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8}。如此表明“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就在于“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

动”^{①9}。于此,马克思生活真理论明确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所关涉的是生活主体之生活真理,此“真理”以可实现性为核心、为关键,从而突出了“生活真理”之客观性、正当性、价值性、崇高性、深厚的人文性等多重属性和丰富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依据“生活真理”,对“经院哲学”与“生活哲学”予以了本质的区分,张扬了坚持“生活真理论”的马克思“生活哲学”之重要特征与品质。

《提纲》第三条,从直接性而言,是针对“欧文的唯物主义,不仅前后矛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精英主义”^{②0}的错误,亦即针对“环境决定人”和“人决定环境”的二元论思维和既成性思维,马克思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事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1}。如此,马克思强调与突出了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环境不外于人的活动,人不外于自身活动所创造的环境,这样环境才是人的环境,人才是环境中的人,以此超越了环境决定论和精英论路线,实现了人与环境于互动生成中的历史统一。如此,“如同黑格尔,马克思承认人类通过在世界上的活动改变了自己和世界。但是,与黑格尔不同,他认为这种现实世界的改变,不仅发生在思想领域,而且出现在实践活动之中”^{②2}。

于此,无论由政治制度、法权制度或教育制度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环境”,抑或因现代生产而生成的自然环境,都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历史的现实的统一,都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如此,马克思超越了传统的二元性与既成性思维,突出在人的生产实践基础上实现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生成性与统一性,由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独特的生活世界之生成论,成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生活环境论”。

《提纲》第四条,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只是“从宗教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这一“事实”出发,其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将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如此,费尔巴哈并未揭开“宗教”的世俗秘密、解除宗教的神秘。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是由其宗教史观与直观方法论的局限所致。对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分析,“是一个肤浅的分析。尽管费尔巴哈理解了宗教的现象,但他没有说明其原因之所在”^{②3}。同时,“虽然费尔巴哈已经发现了一个深层

次毛病的症状,但他根本没有试图去理解那个毛病本身”²⁴。

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意识”²⁵,因此,解构宗教,必须超越观念领域、超越宗教本身,将批判直指产生宗教的“世俗基础”,强调在“云霄中”的“独立王国”,“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如此,马克思将批判的重心从“副本”移位于“原本”,并进而强调“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²⁶,亦即揭示了“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族”之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消灭”“世俗家族本身”,就成为消灭宗教之根本前提。

马克思从方法论和价值逻辑层面指出费尔巴哈人本学宗教观不足以真正解密宗教。唯有将宗教置于世俗生活中,并对世俗生活进行革命,方可消解宗教发生和存在之“根”。于此,马克思聚焦“宗教”而表明以宗教为代表的一切“意识形态”,都必须从其产生的世俗生活得以最终说明。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他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²⁷如此,马克思通过直接讨论“宗教”,或以“宗教”为代表,阐明其独特的生活意识形态论。

《提纲》第五条,马克思通过揭示黑格尔以“抽象的思维”为基础的先验感性观、费尔巴哈的直观感性观之错误,提出生活感性观或生活感性论。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历史关系”,不懂得“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²⁸,由于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²⁹,因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³⁰。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因“直观”而看不到“感性”的生成性、历史性内涵,因此“感性”在费尔

巴哈的视域中只是外在于人的活动,是没有生成性、没有历史性,只是静态的、死的。而马克思的“生活感性观”最为重要的特点,即是将“感性”“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如此,生活世界中的“感性”既不是按照某种先验逻辑而感性化,亦不是现成的、没有历史性的“感性物”,而是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不断生成的“感性”生活世界。于此,马克思揭开了生活世界的“感性”具有主体性、不断生成性和历史性等诸多特征,从而从“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揭开了生活世界的生成基础,构成了马克思生活哲学之感性生活世界生成论鲜明的实践特质。

《提纲》第六条,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只注重对“单个人”的直观,没有从人的“现实性上”去把握“人的本质”。换言之,尽管“费尔巴哈把形而上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³¹,但是,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将“人”“假定”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即理解为“类”。恰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即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³²“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和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和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³³亦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³⁴于此,费尔巴哈确立了“类人”或人的“类本质”,从而确立了宗教的主词不再是“上帝”而是“人”本身。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规定、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理解,无疑是具有批判意义和革命性意义的。

马克思也曾接受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其目的则有别于费尔巴哈。诚如恩格斯所说:“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

‘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⑤无疑,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并赋予“类本质”乃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的劳动对人的奴役,即为了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于此,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类本质”,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就其目的而言,则是为了确立现实生活之主体。如此,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人论”,提出了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的“生活主体论”。

《提纲》第七条,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⑦,其目的在于以“宗教感情”为直接言说对象,揭示社会情感、社会心理等一切非理性因素与社会形式的关系,指出包括“宗教情感”在内的一切社会情感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⑧。于此,马克思提出生活哲学独特的生活心理—情感论,将费尔巴哈超历史的、永恒化了的“宗教情感”置于历史进程中,置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下,批判一切超历史、超社会形态的情感论。

《提纲》第八条,恩格斯在发表《提纲》时,删除了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之“全部”二字,将之变成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恩格斯删除马克思此论的“全部”二字,不仅大大地压缩了马克思此论的理论空间与内蕴的丰富性,而且消除了马克思此论植根于现代生活的历史特质。马克思所论的“全部社会生活”,显然要比恩格斯所言的“社会生活”内容更为丰富。它明示立足于现代社会,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活世界已经不再是以“特权”或“信仰”为中心的单一性整体,恰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出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⑨事实上,现代生活世界已经分化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个领域,每一种生活领域服从不同的“意志”,遵循不同的运行原则,取向不同的目的,且其价值逻辑各异,使得生活世界各个领域具有明晰的差异性,从而使现代生活世界呈现出前现代所未曾有过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鉴于此,马克思从生成论的视角对现代社会的本质做出判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此,马克思的判断构成马克思的“生活本质论”之核心命题。

同时,现代社会生活在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彰显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自然社会”。现代社会如此之特点,以及以此而形成的现代社会意识,解除了针对现代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理论之“神秘”。换言之,现代社会全面世俗化的生活导致了生活世界全面祛魅,商品、货币、资本,置换了“上帝”的权威,一切以“上帝”之名,借宗教之形式而出场的“神圣性”与“神秘性”都必须交于现实“利益”的审查。一切关于人类自由、解放和幸福的“学说”,都必须在经由“理性”考量之后最终交于现实的生活实践来甄别与确认。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⑩于此,马克思指证“人的实践”及正确的“实践观”是破解一切神秘主义理论的终极钥匙。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仅揭示了“实践”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生成基础和本质,而且瓦解了一切“神秘主义”理论、学说存在的现实合法性基础,从而使现代生活的主体不带幻想而直面惨淡的现代社会生活之真实“苦难”。由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唯有在“此岸世界”方可完成此岸世界中的自由、解放和幸福,切不可将之寄托于、推向“彼岸世界”。

《提纲》第九条,马克思指出因“直观的唯物主义”之“直观”,不理解现代社会世界的历史性生成,即不是把“感性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因此,其结果则无法真正地了解 and 把握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中的“人”,“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⑪。这表明费尔巴哈仍然局限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对“市民社会”无批判的认同和直观。究其根本,则在于费尔巴哈关注的焦点是“自然”,并不是人类自己的“历史”,更不是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市民社会”。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⑫

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不能把握现代生活世

界本质的“直观”方法,从而提出生活哲学的方法论,并将理论关注点聚焦于“市民社会”,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视角来批判性地研究和革命地改造“市民社会”,深刻地指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④3}。如此,可以说,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学说无批判性的“直观”方法论,直面现代“市民社会”,并以此为历史的出发点,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

对于此,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按照传统的理解,唯物主义包含三个历史形态,即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称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因其所具的人本学内涵,又称为“人本唯物主义”而有别于“见物不见人”“敌视人”的“唯物主义”^{④4},应视为唯物主义发展的独立形态。于是,唯物主义应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或人本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四种形态,才算是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二是超越“直观的唯物主义”之“直观”,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方法论。此方法论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通过“描述”而揭示、批判现实生活,从而建设新生活的“生活现象学”。^{④5}

《提纲》第十条,马克思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视角,以“立足点”为标准,严格地区分“旧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立场”与“面向”,从而凸显马克思的生活哲学绝不囿于“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以此彰显其哲学于人类生活的未来性立场。“立足点”决定哲学之“立场”和“面向”,具体表征哲学的历史依托与价值取向、时代特征与阶级属性,内在规定其哲学是谁的哲学、是为谁服务的哲学。于此,马克思超越立足于“市民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唯物主义”,鲜明地表达了其“新唯物主义”,服务于“社会的人类”即“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从而成为“人类社会”,即文明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如此,“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④6}。简言之,马克思通过“旧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之“立足点”的比较,直呈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生活立场论。

《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判断,

对“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予以高度概括和准确评价,指出他们只是着力于“解释世界”,而缺失“改变世界”。如此,马克思揭示了他们的保守性或反动性,他们缺乏真正改变世界的革命性。

在此,马克思所称呼的“哲学家们”,主要指代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抑或以“自由人”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家们”。马克思认为他们“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④7}。从其思想运动的发生、发展来看,“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使哲学范畴世俗化”^{④8}。因此,“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④9}。这样,马克思对这些哲学家们定性地评价道:他们只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所以,“尽管他们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⑤0}这便是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真意所指。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家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局中人”和“剧作者”的统一;真正的哲学也不是悬于现实生活之外的抽象玄思,而是改变现实生活的观念前提和思想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头脑”,从而引导“改变世界”的感性活动。真正的哲学家与哲学绝不是外于生活,而是内于生活;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仅仅是对现存世界予以解释性“辩护”,而是“改变世界”的实践者。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⑤1}

马克思超越这些“哲学家们”之处在于,强调哲学家们的使命与责任正是在于“改变世界”。由此,马克思从哲学类型学的高度,通过对哲学的功能及其价值属性的揭示,凸显其哲学的使命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变世界”,创造新的生活,直指受商品、货币和资本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

化”物宰制下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何以可能,由此表明马克思生活哲学的价值归属,彰显其生活哲学的本质功能。

通过对《提纲》十一条的逐一深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立足于现代生活,通过批判传统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哲学,呈现出其生活世界论、生活真理论、生活环境论、生活意识形态论、生活感性论、生活主体论、生活心理—情感论、生活本质论、生活方法论、生活立场论和生活哲学的功能论,构建起其生活哲学的基本构架,展现其生活哲学的基本逻辑和价值旨趣。

三、批判“现代社会”的“生活哲学”

在阿伦特看来,“至今绵延不断有过三次要使哲学传统最终终止的大颠覆:克尔恺郭尔的从怀疑到信仰的跳跃、尼采的颠覆柏拉图、马克思的从理论(精神观念)跳跃到活动”^{⑤2}。“在这三个断绝中,马克思最具有影响力。”“这种断绝,不是指他是‘唯物论者’、颠覆了黑格尔”,而是“根据辩证法运动的逻辑,马克思能把自然与历史、物质与人类结合起来。人类成了有意义、可以理解的历史的创造者”^{⑤3}并且提出三个著名的命题:“马克思强调的三句名言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支配他者的人不能获得自由。”^{⑤4}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正是最早发现产业革命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人”^{⑤5}。

的确,马克思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⑤6},而且发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⑤7}。

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在资本逻辑的旋流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⑤8},而且发现了“在资本主

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⑤9}。

马克思不仅发现了“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⑥0},而且还发现了“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⑥1}。

马克思不仅发现了“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他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⑥2},而且还发现了“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生活的原则”^{⑥3}。

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⑥4},而且还发现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⑥5}……

正是对现代全面异化的生活的这一系列敏锐发现和深刻洞见,促成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发生转换,进而通过深入研究“市民社会”,实现从“意识形态”批判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露由“商品”“货币”和“资本”所构成的“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从而“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真正诀别传统哲学和哲学传统,实现哲学范式的转换,创立以“改变世界”为手段,以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为根本价值旨趣

的生活哲学。

从超越和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⑥的马克思生活哲学,即从“生活—哲学—生活”为内在运思逻辑的生活哲学视角来审断《提纲》,则可以说《提纲》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理论面貌,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理论大纲。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120、121、142、145—146、143、153、153、152、152、403—404、121、143、143—144、144、448 页。⑩⑪⑫⑬⑭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261、50、48、48、50、41 页。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88、177、44、44、118—119、104 页。⑳[匈牙利]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转引自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43 页。㉑[美]沃伦·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其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03 页。㉒⑳㉑㉒㉓[英]乔纳森·沃尔夫:《21 世纪,重读马克思》,范元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7、25、28、20、22 页。㉔[法]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刘成富、陈玥、陈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50 页。㉕参见杨

楹:《马克思的“生活真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东岳论丛》2020 年第 4 期。⑳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34、2、134、134、152、134、135、135、135、135—136、136、145、155、415、15—16、8 页。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28 页。㉒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5 页。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0—11、47、93 页。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0 页。㉒马克思指出:“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64 页。“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50 页。㉓参见杨楹、郭雅玲:《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向度》,《中州学刊》2020 年第 6 期。㉔㉕㉖㉗[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2、43、44、7 页。㉘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938 页。

责任编辑:思 齐

The Deep Research on Programmatic Text About Marx's Philosophy of Life

Yang Ying

Abstract: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cus of Marx's philosophy of life is not "philosophy", but "life". Thus, taking modern society as th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riticizing "copy" and then criticizing "original" and "changing the world" as the means, and "asking people's real happiness" as the goal, constitute the operation logic and value purport of Marx's life philosophy. Based on this, *The Outline on Feuerbach*, with criticism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Feuerbach's philosophy as direct and surface discourses, presents the theories of life world, of life truth, of life environment, of life ideology, of life sensibility, of life subjects, of life psychology—emotion, of essence and methodology of life, of position of life, as well as of philosophical function of Marx's life philosophy in a relatively complete way, generates the basic theoretical outlook about Marx's philosophy of life, and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programme of Marx's philosophy of life.

Key words: Marx's philosophy of life; *The Outline on Feuerbach*; Feuerbach; practice